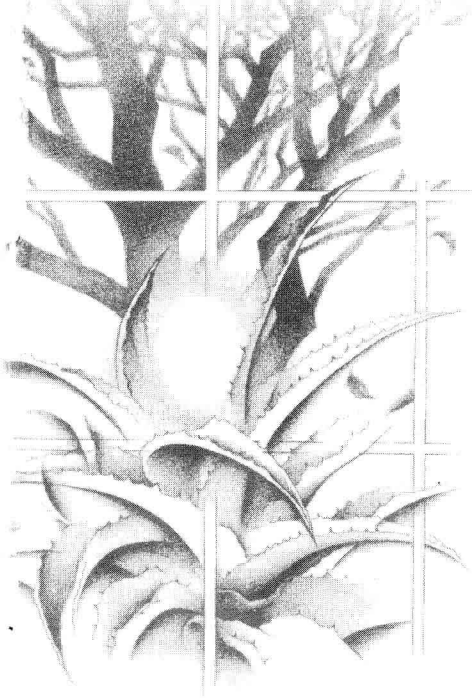




「眼光与定力」

Yanguang Yu Dingli

钱冠连 著



「眼光与定力」

Yanguang Yu Dingli

钱冠连 著

 復旦大學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眼光与定力/钱冠连著.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2012. 8
ISBN 978-7-309-09034-5

I. 眼… II. 钱… III. 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138214 号

眼光与定力

钱冠连 著

责任编辑/杜荣根 黄 冲

复旦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发行

上海市国权路 579 号 邮编:200433

网址:fupnet@fudanpress.com <http://www.fudanpress.com>

门市零售:86-21-65642857 团体订购:86-21-65118853

外埠邮购:86-21-65109143

江苏省句容市排印厂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5 字数 115 千

2012 年 8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309-09034-5/I·692

定价:25.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向复旦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发行部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仲伟合序：寂寞书斋不寂人

——序钱冠连先生《眼光与定力》

仲伟合

2012年春节期间学生去探望钱冠连先生时，先生捧出一部厚厚的书稿《眼光与定力》（散文集），嘱学生为这部学术散文集作一个序。学生诚惶诚恐应允。之所以诚惶诚恐，是因为作为后学，为先生这样一位大家作序，实属不能为、不敢为而为之；之所以应允，是因为敬仰先生的为人、为学，所嘱之事不能不为。

钱先生于1989年初到原广州外国语学院工作，至今已经是第24个年头了。20多年来，先生在学术上潜心耕耘，硕果累累，研究成果在国内外享有盛誉。而在做人、做学问方面，更是深深地影响着包括本人在内的身边师生。

先生为人，勤奋务实，有一种不达目的不罢休的执著与坚持。先生毕业于华中师范大学外语系，后被派到湖北省恩施第一高中教俄语和英语，“文革”中受到批斗，1973年又被派到更高更寒的山区咸丰师范学校工作，后至鄂西大学任教，直至为《现代外语》主编张达三先生青睐，调至广外工作。60岁之后，仍经过严格的程序获聘博导，继续执教、研究于国家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广外大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研究。凡此种种，先生能走出低谷，登上高峰，必与其执著坚定的性格不无关联。先生曾谈到自己的人生哲学：摘取我够得着的葡萄，是酸是甜，我自个儿慢慢品

尝。对此,他进一步阐述为:“这一辈子,工作能做到什么样就是什么样。愿意不断地超越自己,但从不拼命,不踮起脚来充高个儿。如果我头上悬着的葡萄太高,实在是够不着了,我就走开,走开的时候,我也不说葡萄是酸的。”(见《摘取我够得着的葡萄》)正是因为懂得取舍,懂得为自己设立一个个既不卑近又不骛远的目标,终能修成“正果”。先生极为看重人品对学品的影响与渗透,这一点从他对学生的严格要求和遴选中可见端倪。他认为人生有三宝:快乐、智慧、创造力,“只要怀有淡泊的心境和一生一世永不放弃的追求,就定能获得生活馈赠的那份欢乐”。

先生为学,另辟蹊径,走出了一条属于自己的布道解惑之路。同为研究语言的同行,他在语言理论、语用学、西方语言哲学研究领域中的独特见解及学术思想影响了整个学科的发展。他学而不厌,诲人不倦,推崇“创造性的工作”,是学生们最欢迎的老师之一;他研究外语,认为首先要学好母语,有了扎实的汉语语言文化基础,才有条件做到“学贯中西”;他藏书颇丰,心情不好时往书房里一坐,就仿佛进入了另外一个世界。在阅读中,先生广泛涉猎物理、数学、化学、生物、天文、文学、美学、艺术以及系统论等等门类的知识,使得其做研究往往能从语言学 and 语用学之外的角度,不断发现新课题,形成新观点。先生是我国最先在国外语用学刊物上发表文章的作者之一,他的学术专著《美学语言学:语言美和言语美》在国内外都属创新学科。先生的语用学研究在学术界有着广泛影响,其著作《汉语文化语用学》是中国第一部以汉语为基础的语用学专著,书出之初就引起了国内外广泛的注意与反响,被国家教委列为研究生推荐书目。季羨林先生为该书作序,称其具有“前无古人的精辟见解”。王宗炎先生评价其为“在这些(语用学)引进者和发展者的当中,钱冠连先生占有显著地位。”他却说自己收获总比别人慢一拍,迟别人一个季节,故把书房名取为“冬收斋”。我

相信先生的每一个成就都不是偶然，都是那份“积之厚厚，从容薄发”的执著与坚持而修成的正果。正如先生说的“我总是准备着，所以我能干点事儿！”

此书是一本学术散文集。“读一本好书，就是打开了一扇通向未知世界的窗户。”（见书中《岁月正翻动着书页》一文）先生这本书，自是一本好书。它是先生对学术研究的大彻大悟，以及对广博知识的充分诠释，映射到日常生活中的点滴投影。它还饱含着对读者的深深勉励与期许。人品决定学品。先生的一生，勤奋、务实、执著、创新。透过他岁月沉淀下来的睿智的眼光和敏锐的笔触，读者能领略到，“岁月与磨炼，将一切沉重都变成了美好。当一切沉重变成美好时，我们的人生可望变得如秋水那般的平静，如高山那般的自在与大气。”（见书中《将一切沉重变成美好》一文）

读完了钱先生的这部书，学生不得不说，好一个“寂寞书斋不寂人！”

谨此为序。

二〇一二年四月于广外

自序：试答人的宇宙地位之问

“一般人大多知道自己在社会中的地位而不知道自己在宇宙中的地位”，冯友兰这话震撼人心。我把他的陈述变成问题，便是：“在宇宙中，你的地位在哪里？”

欲望是这么一回事：社会地位往高处要，声名往显赫里找，物质享受往最好处捞。欲望不达，大小悲剧迭起。非分之想越大，悲剧越大。不知道自己在宇宙中的地位的人，一辈子不是狂躁肿大、贪婪虚浮，就是飘飘荡荡、魂不附体。知道自己在茫茫宇宙之中的位置，情形会好得多。

那么，让我们抬头看看天空苍穹怎么样？哪里是我的位置？答案是：我什么也不是，连尘埃都算不上，什么都比不了，本来什么都不是我的，既然如此，怎么还敢要求那么多？！

那个写《沉思录》的 Marcus A. 的答案也几乎一样：“Think of the universal substance, of which you have a very small portion; and of universal time, of which a short and indivisible interval has been assigned to you; and of that which is fixed by destiny, and how small a part of it you are.”^①请想想宇宙万物，属于你的只有那么小小的一点点；再想想宇宙的时间，属于你的也只有那么

^① Marcus Aurelius, *Meditations*, translated by George Long, Cassell and Company. LTD., 1908, London and Norwich. p. 78.

极短极微的一时段；再想想命中注定的东西，属于你的那一部分是多么小。

苏轼在“前赤壁赋”里就看穿了：“且夫天地之间，物各有主。苟非吾之所有，虽一毫而莫取。”什么才是我的？清风、明月、耳得之声、目遇之色，才是我的。那是宇宙自然拱手奉送的，不是我想要就能得到的！

“在宇宙中，你的地位在哪里？”这一问，很管用，尤当人们自以为大、自我膨胀之时，它就会提醒你：你什么都不是。

既然如此，一颗因贪婪而虚浮的心就落地，放下了一切，没了负担，没了一切挂碍，反而自由了……

我本来企图在这本散文集里用心谈谈学术研究，可是无法绕开那苦恼学者的名利，于是我不得不在相当多的篇幅中把我关于人的宇宙地位问题的上述回答写进去，比如以下这些篇章：“人，无可奈何还说人”、“以学术精神治会”、“眼光与定力”、“文明兴毁皆因人欲”、“生日想起 eudemonia”等等。这是本书的第一类文章。

因为有了上面的追问，第二类的篇目，即那些从篇名（躯壳）上一眼就可以看出是讨论学者与学术研究的，就有了灵魂与精神。这部分文章最多，有些文章在此前发表或流传时，曾使一些读者反响强烈。

第三类散文，我仍然不想在其中只谈学术，发现我自己以及众多的朋友，一生都在寻找心灵的抚慰（例如一些读者喜欢拙著《摘取我够得着的葡萄》，是因为拙著不时地给出了点点滴滴的心灵的镇静），我又不得不回过头来寻找怎样才能抚慰心灵，如“快活与尊严兼得”、“报应：转嫁与后续”、“夹缝中求生”、“生日想起 eudemonia”、“快乐本身就是神圣的”、“心宽如海”、“孙女欺负我”以及“拙拙”等篇目，甚至还加上八首诗词，就是这样的努力。我希望读者也能从中找到些许的心灵的宁静。

既然内容明确地分成了三大类，为何文章的编排还是按时间顺序呢？人，也是一种存在之物，而且是在时间中成长的存在物。另外，明确的时代背景对读者理解文章内容是有帮助的。

这个集子早就定位于学术散文，可是我一直在并非学术的文章中兜圈子，也搞不清楚到底是魂系何方。最能说明问题的是，我用九个月的时间跨度写成一文“以学术精神治会”（这是我的最后一个会长报告），总共十一条，接触学术的只有两条，其余九条全是学术之外的东西。直到在思想上试答冯友兰之问，才知道寻寻觅觅的东西是学术之魂。中年悟到的人品与学品之间的关系，才真正地通达了起来。梅兰芳为何成就为四大名旦的代表？梅的戏唱得好，不错。可是，据我所知，当时四大旦角中，论票房数，不是他第一呀。而他的公正、平和、大度、宽容——正是这些非技术性的东西，使各位名家与观众认定他是中国四大名旦的代表，不仅如此，还是那个时代甚至当今中国京剧的符号。

心有多宽，学问就会做到多大。学术基础奠定之后，人品高度决定学品高度；技术基础具备之后，非技术的品性决定技术成品的品性。我想起了自己一生有所成与有所误，两端皆然于人品。每念及此，遂羞耻袭心（I felt an onrush of shame）。时日不多，但知来者之可追。

此文集编纂出版之际，要感谢许多帮助过我的人。首先要提到《当代外语研究》执行主编杨枫先生，是他促成了这本书（或许还有）在复旦大学出版社的出版，此前，他和他的团队为他的编辑部特约我写稿、筹备专辑以及在培养外语研究队伍方面所做的有气魄的开创性工作，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校长仲伟合教授在忙碌中为拙著赐序，他对我的关心、支持和鼓励表明了他对知识与学者的尊重与深刻理解。被学生称为“我们的父亲”的一位高中退休副校长钱冠枝先生，逐字逐句看稿并提出修改

建议。

借此机会,我要特别提及早就该感谢的一个人,重庆西南大学外国语学院院长李力教授。他曾促成拙著《钱冠连语言学自选集——理论与方法》^①的出版,但在该书的自序中,我感谢了三位为拙著写序的人,却没有提及他,仅由学生褚修伟执笔的后记中提及,是谓不恭;他还在我退休之前一年就聘请我做他们学院的博士生导师,只是由于我要求推后(等待我在广外大把已经多干了十年的研究与讲学工作最后“杀青”),因而未果,美事留憾,温馨却长留我心。

2012-1-12,于冬收斋

^① 《钱冠连语言学自选集——理论与方法》,钱冠连著,褚修伟、刘利民主编,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8。

| 目 录 | *Contents*

仲伟合序：寂寞书斋不寂人	001
自序：试答人的宇宙地位之问	001
王宗炎论语言研究	001
心宽如海	005
博士候选人第一课	009
冬收斋得名记	011
凭什么五十年内领先世界？	013
论研究头脑(大纲)	017
立国与立身：大学生素质准备	021
序《译坛撷英》	023
谨慎、批评与宽容	025
科学在遗憾中前进	027
献词《中国外语》	029
新阶段的脚步声	030
大学气氛	032
丽藻何须求 佳句留心头	037
一问三不知的大科学家	040
被阅读的人，待确认的思想	041

盘旋在语言中	048
岁月正翻动着书页	054
高度可学的高境界	056
将一切沉重变成美好	058
快乐本身就是神圣的	062
序《中西比较修辞论》	068
生日想起 eudemonia	070
抓镜子里的自己：研究意识谈	072
文明兴毁皆因人欲	074
奔向理想型教师之途	077
夹缝中求生	080
五十五年后问道于母校：兼论六十余年不出大家	084
才华不溢的才	090
墓碑文浅说	094
孙女欺负我	096
拙拙	097
人到老时学饮水	102
把简单的东西搞简单	103
读书与产出思想之间	106
报应：转嫁与后续	108
眼光与定力	110
个人史、时代史与民族史	119
快活与尊严兼得	122
以学术精神治会	124

人,无可奈何还说人	129
胡壮麟代表了什么?	132
“感觉经验”不可说,有无出息可说否?	135
附录:诗八首	139
这样一只南飞雁	139
月亮与斑竹的对话	140
窗外绿	140
以春天的心情烤热冬天的冰凉	141
我变成一座高山	142
红叶节游小三峡	142
书陪茶伴绿中行	143
致岁月	143
后记:让自己温暖起来的理由	144

王宗炎论语言研究

时：1997.10.14,上午9:25—10:25

地：王宗炎先生家客厅兼书房

人：王先生与钱冠连

钱：今年暑假，清华大学出版社的宁有权副编审和我拜访了季羨林先生。就该出版社的一个出书计划——以《汉语文化语用学》为起始，将国外先进的语言学理论化入汉语，搞一套丛书——就教于季先生。季先生认为，“当然好。可是搞起来会有很多困难。”王先生，不知您认为这个计划是否可行？我曾经问过一位外语界很有影响的先生，“您写了那么多的书，为什么就不写一本将国外语言理论化入汉语的书？”他的回答是怕汉语界的人抠书中汉语的小毛病。

王：(笑)怕犯错误，这没有必要。有了错误就改，就承认。人怎么能不犯错误？想得不周到就是错误。科学就是在反驳错误中发展的。英国的 Michal West 编了好几套教材，他公开讲，哪一套是好的，哪一套不好。先以为都好，可是一用起来，就知道哪一套不好了。赵元任也是这样。美国的 Dwight Bolinger 是赵的学生，他说赵先生从来不犯错误 (Chao never went wrong.)，赵元任就专门写了一篇文章叫“赵元任的错误在哪里”(Where Chao went wrong.)，自己揭发自己的错误。权力

是有了我就没有，而学问一经交流，你有了，我也有了。青年教师最怕回答不了学生问题而丢面子。我常给青年教师讲，学生在课上提问，你不知道就说不知道，要查书，问人。要是讲课讲错了，下一课就公开纠正。这样，学生就会相信你是一个老实人，结果得到了面子，而不是丢了面子。人家看了你的文章，写文章反驳你，是为你服务，他读了你的东西，才能讲出赞成什么，反对什么。多年前，我写了一篇文章，是不同意吕叔湘的意见的。我寄给了他，说，我并非定想发表，只是想知道你的想法。结果，他拿到《读书》上发表了。还说，“你以后有什么想法，就直接给《读书》写文章”。这就是学者的态度。搞学问，不要管他是“正统”还是“歪统”，首先问它对不对。我说，学问上搞修正主义最好。搞学问就是要修正错误嘛。

钱：这样看来，您是同意将国外语言学理论化入汉语，编一套丛书啦？

王：我当然同意。不过搞起来要花很多力气。问题在于有论据。材料不正确，理论也就成了问题。英语有数据库。这里有一个理论，你不知对不对，查一下数据库，就知道有无事实根据。一般情况下，语言是逻辑的。不然就会天下大乱。但有时候，语言又不讲逻辑。汉语常说“迎头赶上”，要赶上也应是后面赶上，怎么能从前面赶上？可是汉语这样说了。这是习惯。英语有 to put one's best foot forward，但一个人只有两条腿，为什么说 the best foot？可是习惯上也这样说了。人们常说“每况愈下”，原作“每下愈况”，语出《庄子·知北游》。古汉语里的“况”是 clear 的意思。现在“每况愈下”已约定俗成，意思是“情况越来越坏”，而“每下愈况”倒不大说了。研究语言最好有语料库。听说汉语也在搞语料库。这有一个问题：你的语料从何而来？要仔细考虑。香港报纸上的东西，是方言。

中国方言多。语料库的来源的比例不好定。英美就不同了，语料库该收什么，大家基本上有共识。北京话不等于普通话，北京话的词汇不等于普通话里的词汇，因为其中有土语。但是普通话以北京语音为基准。“搞”，原不是普通话，普通话是“弄”，而现在用“搞什么”压倒一切了。普通话说“见过没有”，而广东话说“有没有见过”，但现在，普通话也可说“有没有见过”了。

钱：您看那套书搞得起来吗？

王：要花很多力气。

钱：您看这样行不行？每一个作者通读十五年之内的《中国语文》，再将国内外的有关专著读五部，再动笔。

王：这样搞行。50年代，周扬主持编高校教材，他说，“先不忙，你先念三年书再说。”有一次我看一个书稿，上面说：“小牛犊被商人买了”是对的，“小牛犊被农夫买了”不对。我问为什么“小牛犊被农夫买了”不对呢？其实，农夫买牛犊的情形是很多的。问题在于，写书的人的头脑事先被一个理论捆绑住了，不是从汉语的实际出发，不是从事实出发。有些人只知道自己的习惯说法，不知道别人的习惯说法。有一次，我听到 David Green 夫妇争论 schedule 该怎么念。一个念英国北方音；一个念英国南方音。这无所谓对不对，但一般以南方音为主。又比如，广外曾有一对美国夫妇，有一次妻子还问丈夫说的话 Is it good English?

钱：最近，我从电视上看到英国与我国共同成立了口语协会。有胡文仲、胡壮麟等先生出场。

王：中国市场太大了。英美人都想和中国合编中学课本。中国人提出应该进什么内容，英美人则负责编写。英国靠英语赚钱，英国出口商品的大宗就是英语。这不是靠压力，而是市场自

然发生的现象。

钱：（念了拙著《汉语文化语用学》的全部章节的标题。念到第六章“语用学的体现关系”最后一节“禅门公案的体现关系”时）

王：讲了禅门公案，是这本书的一个特色。别的语用学著作没讲过。

钱：所谓“合作原则”，禅门公案里的对话，没有一条对得上。

王：用不合作的办法来合作，这是中国禅宗对话的特色。

1997-10-25, 白云山下